

张天翼:相信有一些小说只能由我来写

青年作家张天翼的首部女性现实题材小说集《如雪如山》于近日出版。小说甫一推出,就数位位列豆瓣“一周小说热门榜”,获得读者8.6的高分评价。

《如雪如山》通过七位名为“卍”的女性人物的生活断面,构建出女性生活的完整图景。从少女时期、青年时期到中老年时期,呈现出作者对不同人生阶段女性生存现状犀利而细致的观察:重男轻女、婚姻围城、产后抑郁、失独之痛……学者梁永安评价:“小说的文字透彻而浓重,不屈不挠地抵达了生存的真实,同时从内心传达出的女性共通的精神困境,让读者产生强烈的共感。”

张天翼说,小说集也取过其他的名字,但几经更改,最终定下“雪山”,又加了两个“女”“口”——“女人们想要开口说话”。她在后记中自述:“所有女人身上都暗藏一块相同的拼图,她们的悲喜、隐秘的痛苦与爱憎,如此迥异,又彼此相通。她们都是卍,也都是我。”

现代快报+记者 张鑫珏



作家张天翼 受访者供图

对话

文学本身 即是不朽的

读品:你希望通过写作向读者传达什么?你觉得文学作品可以解答女性现实生活中的困惑吗?

张天翼:希望传达——小说很好看,读书是快乐的事。我不敢替别人代言,我自己是没有从什么文学作品中获得过现实问题的解答,文学会被当做工具去用,但令它不至于速朽的,仍是属于文学本身的东西,好比“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其实是一首行卷诗,是朱庆余应进士科举前写给求考官意见的工具诗,但让它脍炙人口的唯一原因,是美学价值;名人的演讲稿如此之多,“民有,民治,民享”和“我有一个梦”流传下来仅仅因为讲演者声名最著、指向最重大的现实问题?恐怕还是因为它本身音韵铿锵,具有文学上的美感吧。

读品:有很多读者评价你的作品“好看”,你认为好小说的标准是什么?

张天翼:我自己心中好小说的标准很宽泛:有诗意,有洞见,警句频出,创出独特文体,在叙述技艺上显出高手的娴熟,发人深省,讨论了人心中未发掘的幽暗之地,能让人沉浸其中不舍得放下,读完隔了很久还偶尔因生活中的触动而想起……以上这些,只要符合一条,对我来说它就是好小说。

读品:很多读者都惊叹于你在写作中能够精准地把握生活中转瞬即逝的瞬间感受,这是否与你是一个情感方面比较敏感的人有关?

张天翼:其实没那么难。当感受到来时,记住它,叠好了收进小抽屉,写东西要用的时候,就扒拉扒拉抽屉,找出来用。是的,在情感方面我是过于敏感的人,为这个承受了一些额外的痛苦。偶尔我会希望自己是个迟钝的快乐的人,不过仅限于过于痛苦时的一闪念。大部分时间,我把这种敏感看成恩赐,是一件礼物。

读品:如何书写和回应当下的生活和时代是每个青年作家都不可避免的问题,你如何做出回应?

张天翼:只要坚持写,本身就是“书写和回应”了,每个作者看世界的方式、写作的方式必然带着他身处时代的气息,这是摆脱不掉的。

卷诗,但它脍炙人口的唯一原因,是美学价值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是一首行



张天翼

自由职业者,写小说的手艺人,已出版散文集《粉墨》、小说集《性盲患者的爱情》《扑火》等,曾获朱自清文学奖、“钟山”文学奖、燧石文学奖等奖项,有作品改编成电影上映。

是次一等的,不够宏大”,张天翼疑惑:“我们过的日子就不是日子吗?”

诺奖得主爱丽丝·门罗是张天翼在写作上的偶像。张天翼认为,门罗将对女性日常生活的书写标举到了极高的水准,她的成就足以证明女性的生活不是次一等的写作材料,“如果这个小说不够好,那是写作者的问题,并不是这些生活不值得写。”

门罗常让张天翼想起电影《梅兰芳》中的一个故事:当时还是戏曲新人的梅兰芳和前辈京剧老生十三燕打擂台,十三燕输了,但他看到了梅兰芳身上的光芒,知道这个年轻人能振兴这门艺术。临终前,他对梅兰芳说:“晚华,以后你大成了,名扬四海,你得大大方方地,提拔提拔咱们伶人的地位。”

“想到门罗等行业中的杰出女性,就感到有无数女性对她们说,以后你们大成了,得大大方方地,提拔提拔咱们女性从业者的地位。”某种程度而言,张天翼的写作也是为了无数的她们:“既然我是这个性别中的一分子,如果有发声的机会,是不是该为这个性别做点事?”

张天翼说自己从小就被“规训”得很好:“女孩子要乖、要少说话、要会做饭”,在二十四五岁的时候还期待着做贤妻良母。几年前,张天翼陪母亲做了取节育环的手术。医生责难母亲怎么现在才来,肉和环已经长在一起了。医生的话让张天翼心疼不已,但母亲说,女人生来就是要吃苦的,老天爷让女人每个月都流血、肚子疼,就是要锻炼女人的忍耐力。

这位上一代中国家庭式的普通妇女,一直以吃苦为荣,是什么塑造了她们那代人的观念?时代进步了,但女性身心的那些细微感受,仍旧被人们忽略,包括女性自己。张天翼逐渐意识到,社会中有种种单为女性所设的无形枷锁,文学作品的很多描述也常带有男性凝视的意味,这些都促进了她在作品中对女性生存境况的观察和反映。张天翼认为,她和她们的感受都需要有人发声:“《如雪如山》里面的女性都是不自由的,有些困在规训的笼子里,有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故事的结局可能并不那么好,我希望通过书写她们找到自由。”

谈及当下的女性写作,张天翼坦言,当代女性文学她读得并不多,隐约的观感是目前的女性写作还不够多元,有些作品满足于因循,时代飞速变化,而作者们的思考、映照和审视未能跑步跟上,不过,“审视本身是要隔着一段时空距离的。”她观察到,当下已有像范雨素们书写的《劳动者的星辰》这样的作品,为女性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与音色,“未来我想会有更深入、更多角度、更多面向、表达方式也更多元的女性主义作品,我亦愿为之不懈努力。”

写作的快乐是巨额稿费

张天翼很小就知道自己要从事写作这门手艺。

大概五六岁的时候,她被家里大人罚站,低着头在墙角哭,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落在脚尖,成了一个黑色的小点,“它像什么呢?我想把它描写出来。”有了这个念头后,记录变得比罚站更重要,“好像找到了止痛的方法,突然有一瞬间,我感到痛苦消失了。”

研究生毕业后,张天翼做过两年电影记者,但她很清楚自由写作的时期迟早要来。“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是莫言,全体汉语语言文学爱好者和从业者集体感受了一次大户人家总算生出儿子的扬眉吐气。我的中篇小说处女作《荔荔》和短篇小说处女作《吻瘾者》也在杂志上刊发出来。”张天翼拿到稿费,算了算,感觉照这个产出速度,稿费能抵得上班拿的月薪,遂辞了职。

刚开始写作,为了完成刊物约稿,张天翼以“纳兰妙殊”的笔名写过很多散文,但小说一直是她心里的终点,写别的东西只是为了过渡。转向小说创作后,张天翼出版了《扑火》和《性盲患者的爱情》两部幻想类型的小说。她说,自己那时更年轻,希望优先在小说里给自己盖几座游乐场,在怪力乱神机器人的世界里玩痛快了再说。但人总要长大,“这些年年纪大了,心境变了,更想用小说去探究一些幽微的、无法尽道的情绪和隐痛。”

对作家而言,写作总有乐趣存在。张天翼说,快乐是她最巨额的稿费,“写作对我而言,那就是生老病死喜怒哀乐一条龙服务;生命之光,欲念之火。它是工作,是我挣生活费的方式;是精神吗啡,是爱好——我经常是:啊!写小说好累,写个别的小小说休息一下;也是一点使命感,我相信有一种、有一些小说只能由我来写,所以一定得写。”

但具体到每篇小说的写作过程,也会让她“怀疑自己”,“大概写到三分之二的时候,就会爆发,觉得前面写得都不好,这个逻辑读者不会信”,不过她从没有动摇过对写作的信念:“因为别的我也不会干啊!也不爱干!”

《如雪如山》出版至今,张天翼收获了众多读者评价,也接受了多家媒体和播客的访问,但从未觉得自己“成名”。有时,刚认识的陌生人很热情地说“我看过你的小说”,她会警惕地告诉自己:这是个例,不要相信。

2012年,张天翼的“匠价”是千字三百,“匠价”是她为稿酬标准取的名字,“合格匠人的价格,表示行业对你手艺的认可。”2018年开始,张天翼的稿酬达到了千字千元,“匠价没有降价,说明这行业还愿意容纳我干下去,可喜可贺。”她还会继续写下去,当然写作的道路从来不是一条不需攀登的坦途。

“近三年整个世界发生巨大变化,要不要写、怎么去写这种改变,是摆在每个创作者面前的问题。如果许愿有用,我希望下一个十年我能更系统地读书学习,把写作技艺磨炼得更娴熟,争取让产量和质量再进一步。”

“被紧紧抱住的感觉”

近年来,从女性视角出发、为女性真实生存体验记录与发声的文学艺术作品愈加受到关注,力图呈现女性生命经验的创作更形成一股声浪。不同于一些作品惊心动魄的描述,张天翼以极为敏锐的触觉,深入女性生活和心理的内在肌理,呈现未曾彰显的女性情感。

《泳客》刻画了两个原本素不相识的女性因共同指认性骚扰的猥琐男而逐渐亲密。《春之盐》以感同身受的笔触,写尽女性生育之苦,也思考了亲情带来的枷锁与束缚。在《纪念日》中,已婚的栗栗陷入了一段暧昧的浪漫关系,却因无法接受对方如厕时不关门而迅速抽身。《地上的血》将女性的月经来潮作为母女关系的隐秘连接,但当母亲让继父去买卫生巾,母女的亲密关系也随之解构……

有读者评价张天翼的写作“像是在别人家里、心里安装了摄像头,那些细节、感受、内心活动太真实了,真实得让人想别过脸去。”

这种“真”建构于作家真实的个人经历和观察。乘火车时、游泳馆里,她都曾被揩过油。“当时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我被性骚扰了’,而是蒙了,我知道自己应该有所反应,应该愤怒,但我什么都没有做。”张天翼说。

“我知道很多女孩遇到类似情况时不是站起来大吼一声,对着侵犯者拳打脚踢。她们可能没那么敏捷,有些怯懦。”有读者认为张天翼笔下的女性比较软弱,但她觉得,如果写很爽的故事,是不够真诚的,“因为你知道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这种“真”也经由作家笔下精妙的比喻传达:春运时逐渐拥挤的火车是“汤变成粥,粥变成饭,最后稠得濒临凝固”;智能手机对人的刺激就像“把一整摊肉体交给推拿师,自己不用动,别人揉一把,惊动一下,浑身痒,浑身心惊肉跳”;而想要掩饰却时常流露的乡音“像不体面的内衣,在腰间皮筋上印一圈牌子拼音”。处处都能让读者产生“通感”,会心一笑。

张天翼希望自己的写作能让女性读者有一种被紧紧抱住的感觉。她读一些女作家的书,比如《那不勒斯》四部曲,看到一些细节描写,会有非常亲密的感受,“在那一瞬间,你觉得跟作者是亲密无间的,那种感觉非常好。”张天翼说,她的丈夫会很体贴、很努力地去体察她的想法,但还是有无从共情的时候,她希望读者们感受到,“她们”在一起——“在任何细微的时刻,你都不是一个人。”

“提拔提拔咱们女性从业者的地位”

用女性视角写女性生活,难免被评价小家子气,张天翼也不例外。有人建议她去看看世界,不要只有眼前的一亩三分地,“女作家写出来的生活总被默认为